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条考证

王莹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采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一条进行逐句考证,试图通过细致谨慎的考察完善该条的文献学背景。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条考证,通过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的内容与其他史料进行对勘,以期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一书的成书背景置于较为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的流传进行简考,对其历史流传进行了较为简洁明了的书写。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张骞见织女”;著述源流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111-0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荆楚岁时记》(以下简称《荆楚岁时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晋宗懔撰。《书录解题》作梁人。考《梁书·元帝本纪》载承圣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又《南史·元帝本纪》载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此书皆记楚俗,当即其人。旧本题晋人,误也。唐、宋《志》皆作一卷,与今本合。而《通考》乃作四卷。考《书录解题》载懔自序曰:“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馀事。”然则必无四卷,知《通考》为传写之误。又检今本实有三十六事,并知陈振孙所记懔序,亦以三字讹为二,然周密《癸辛杂识》引张骞乘槎至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事,云出《荆楚岁时记》,今本无之。则三十六事尚非完本也。其注相传为隋杜公瞻作,故多引开皇中杜台卿《玉烛宝典》。然《唐志》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下,又出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岂原书一卷,公瞻所注分为二卷,后人又合之欤?”^[1]笔者试从著述

源流、卷本、记载脉络、“张骞见织女”一事考、注之来源等方面逐一进行探讨。

一、《荆楚岁时记》条考证

(一)《荆楚岁时记》的著述源流

由前文可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要就《荆楚岁时记》的作者宗懔所处的时代进行了考证。“旧本题晋宗懔撰”之“旧本”当是就《淡生堂余苑》本及《汉魏丛书》本所言。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六载:“《荆楚岁时记》六卷。梁吏部尚书宗懔撰。记荆楚风物故事。”^[2]笔者考历代古籍中记宗懔为梁人者,兹记之。明钞本《说郛》卷二十五题为梁宗懔。注云:“吏部侍郎。”《宝颜堂广秘笈》本,题为梁尚书宗懔撰。《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载:“既初,有沛国刘彧、南阳宗懔,与褒(规之子)俱为中兴佐命,同参帷幄。”又云:“宗懔,字元懔。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属永嘉东徙,子孙因居江陵焉。懔少聪敏好学,昼夜不倦,乡里号为‘童子学士’。普通中,为湘东王府兼记室,转刑狱,仍掌书记。历临汝、建

收稿日期:2013-07-30

作者简介:王莹(1990-),女,陕西西安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成、广晋等令,后又为世祖荆州别驾。及世祖即位,以为尚书郎,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累迁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吏部尚书。承圣三年,江陵没,与穀俱入于周。”^[3]《周书》卷四十二《宗懔传》云:“宗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人也。”又云:“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业,唯懔劝都渚宫,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太祖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孝闵帝践阼,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数蒙宴赐。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于世。”^[4]可见《周书》与《梁书》有关宗懔的传记记载基本相似,都就宗懔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考《北史》卷七十^①所载之《宗懔传》与《周书》卷三十四《宗懔传》之文基本相似。由上述可知,据《南史》、《北史》、《周书》的记载,当知宗懔为梁人无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考《梁书·元帝本纪》及《南史·元帝本纪》的结论虽然与最终结论一致,但如果可以结合宗懔个人的传记记载,当然更好。

宗懔约于魏恭帝元年(555)撰《荆楚岁时记》一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荆楚岁时记》条称“梁吏部尚书宗懔撰”,而据《说郛》卷二十五录题为梁宗懔。注云:“吏都侍郎。”按宗懔为梁吏部尚书在承圣三年(554)七月至十一月。考此书记述荆楚岁时风俗时,时与北方对比,如“十月朔日”条载:“今北人此日设麻羹豆饭”,而“仲冬之月”条载:“今南人作咸菹,以糯米熬捣为末。”疑宗懔被俘入长安后,寄人篱下、追思故乡,故有此作,且经常与“今北人”作比。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有“考本书第五条,即有‘梁有天下,不食荤’之语,则其书之为梁时人所作甚明”^[5]。笔者考“梁有天下,不食荤”一句存于《宝颜堂秘笈》本,《广汉魏丛书》本中无此句,故余嘉锡先生认为宗懔为梁人的推论不成立。余嘉锡又考《北齐书·颜之推传》,载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较,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校史部。”提出“怀正当是懔之字,然与诸史言字元懔者不同。且之推此注,于诸人皆称名,而懔独举其字,亦所未详,岂尝以字行,而史略之耶?”^[5]的说法,笔者考《南史》、《北史》、《周书》均未举其字,但为何如此已不可考。

(二)《荆楚岁时记》的卷本

后晋刘昫《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载:“《荆楚岁时记》十卷,宗懔撰。又二卷,杜公瞻撰。”^[6]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荆楚岁时记》版本的最早记

载。宋代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农家类载:“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7]所以欧阳修与刘昫的观点中,有关杜氏本的卷数一致,而宗懔本的卷数相异。考其他宋人著录,有二卷、四卷、六卷诸说,不见有一卷说,而今有一卷本又脱误甚多,可能是欧阳修承刘昫之说,而笔误为“一卷”。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二十“岁”时类载有此书二卷^[8]。《通志略》月令类作二卷,题宗懔撰,杜公瞻注。元脱脱《宋史·艺文志》子部农家类,则只载有宗书一卷,无杜书^[9]。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史部时令类载:“《荆楚岁时记》二卷。梁宗懔撰,杜公瞻注。”^[10]考焦竑生卒年知其为万历时人,而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万历时刊本,只一卷,无法考证出焦竑所言何据。清朝著录中皆据今见之本作“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仅仅引用唐、宋《志》,以为与今本一卷相合,似尚考之未详,有失偏颇。“而《通考》乃作四卷”一句待下文考。

(三)《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脉络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六云:“《荆楚岁时记》六卷。梁吏部尚书宗懔撰,记荆楚风物故事。”^[11]其中并没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引之语,其所引之文应源自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所引之文见衢本卷十二,^②及袁本《后志》卷二。^③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代浙江书局本卷二百六《经籍考》三十三“地理时令”条载:“《荆楚岁时记》四卷。晁公武曰:‘梁宗懔撰。其序云: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馀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盖自《通考》转引,而误记晁公武

① 详载唐代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34-2435页(点校本第八册)。“宗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乱,讨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孙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阴令。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都,唯懔劝都渚宫,以乡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周孝闵帝践阼,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明帝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群书,数蒙宴赐。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② 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农家类”载:“《荆楚岁时记》四卷,右梁宗懔撰。其序云:‘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自元日至除夕,凡二十馀事。’”详见宛委别藏系列之五四、五五。

③ 理宗淳祐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今属浙江省)重刊二十卷本,后称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四卷本,又刻了赵希弁续撰的《读书附志》一卷。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和《二本考异》。与《读书后志》相对,先前的四卷本被称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后称袁本。自此,《郡斋读书志》在流传中形成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

为陈振孙。袁本《郡斋读书志》虽作一卷,然衢本则作四卷,《文献通考》凡引晁公武说,皆用衢本,故亦作四卷,并非传写之误。余嘉锡先生考得:“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观之,凡分四十八节,与《广秘笈》本始末全同,不止三十六事。若以一令节为一事数之,则又实止二十余事,与《提要》之言皆不合,惟《汉魏丛书》本适为三十六条,岂馆臣作《提要》时,据《汉魏丛书》本言之,后乃得《秘笈》本录入《四库》,而《提要》则未及改耶?抑自据所见之《汉魏丛书》本撰为《提要》,而不知《四库》所著录乃《秘笈》本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12]

(四)“张騫见织女”一事考

按《癸辛杂记·前集》先引《博物志》“旧说天河与海通”一条,末云:“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騫使大夏寻河源,乘槎所见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①周密所引并无织女得支机石事,不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据何本。《诗律武库后集》、《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八、卷十五、卷三十、卷三十二)、《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岁时广记》、《古今事文类聚》此处作:张华《博物志》云:“汉武帝令张騫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騫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杼机石与騫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广汉魏丛书》本“七月七日”条仅存“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傅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此则其事也。”《宝颜堂秘笈》本“七月七日”条载:张华《博物志》云:“汉武帝令张騫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騫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杼机石与騫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杼机石为东方朔所识,并其证焉。”^②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十云:“梦弼按:《汉书》张騫以郎应募使西域,穷河源之远,即无乘槎之说。惟张华《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云云,未尝指言张騫。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引《博物志》,谓汉武帝令张騫穷河源,乘槎而去,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得杼机石还,为东方朔所识。今予按宗懔所言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张騫,则知宗懔之谬,可不攻自破矣。”^③考《艺文类聚》卷八、《北堂书钞》卷

五十、《初学记》卷六、《白氏六帖》卷一、《太平御览》卷八引《博物志》天河一条,与今本并同,无张騫穷河源得支机石之说,应是《荆楚岁时记》的传本多异,宗懔所引《博物志》在经过后人的更改之后,已与唐宋人所见的本子出现了显著的不同。蔡梦弼、周密等认为宗懔的记叙与《博物志》不合,就以为宗懔原始的记载言出无据,是不恰当的。然而《荆楚岁时记》散佚已久,庐山真面目已渺不可识,上引各书所载很难判断其真伪。但笔者认为,单纯按照《荆楚岁时记》的著述体例,正文字数往往较少,并未见有抄引其他书如此详繁者。据此,笔者认为四库本“武帝令张騫穷河源,乘槎而去,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得杼机石还,为东方朔所识”,最为贴近旧本。

(五)《荆楚岁时记》注之来源

宋代郑樵《通志略·艺文略》二卷月令类略载:“《荆楚岁时记》二卷。宗懔撰,杜公瞻注。”则《新唐书·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杜公瞻书二卷,即此书之注。注中凡三引《玉烛宝典》,^④则其成于《玉烛宝典》之后无疑。^⑤《玉烛宝典》为杜台卿所撰。杜公瞻即杜台卿之兄子,二人均附见《北史·杜弼传》中,而杜公瞻之注对于《荆楚岁时记》

① 宋代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记》,收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页。上引之文乃《癸辛杂记·前集》“乘槎”篇。

② 虽然《四库全书》本无张騫姓名及得支机石之事而已,未尝无乘槎至天河见织女之事也。惟《汉魏丛书》本则直删去此条,而《提要》亦遂谓今本无此事。然则吾疑作《提要》者单就《汉魏丛书》本言之,而实未尝考之库本,非无故也。

③ 载临川黄鹤《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补遗卷》。

④ 《荆楚岁时记》引《玉烛宝典》之条目:1、元日至月晦,并为醯醢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节也。《玉烛宝典》曰:“元日至月晦,今并醯醢,渡水。士女悉酹羹,酹酒于水湄,以为度厄。”2、去冬至节一至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早饷大麦粥。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之则雨雹伤田。陆翊《邛中记》曰:“寒食三日为醴酪,又煮糯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粥。”《玉烛宝典》曰:“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饷沃之。”孙楚《祭子推文》云:“黍饭一盘,醴酪一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今寒食有杏酪麦粥,即其事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灵不举火。后汉周举为并州刺史,移书于介推庙,云:“春中食寒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谓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3、“寒食,挑菜。”按《玉烛宝典》曰:“此节,城市尤多斗鸡之戏。”

⑤ 身历北齐、北周的隋著作郎杜台卿在其著作《玉烛宝典》中首次引录了《荆楚岁时记》的部分内容,而《玉烛宝典》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北周灭齐(577)之后,隋代周(581)之前,与《荆楚岁时记》成书仅相差20年左右。《玉烛宝典》是一部月令体的著述,主要目的是给当政者参考,因为周秦以来的文化传统多有断裂,为了恢复古代礼制,隋初一些儒臣提出一系列复兴古制的建议。所以杜台卿在开皇初年,以自己新成的《玉烛宝典》上奏给新朝帝王,得到了隋文帝的赏识。而《荆楚岁时记》是南人客居北方的述旧之作,问世之初,就没有进献的打算。因此,《荆楚岁时记》的流传一开始是通过民间渠道的方式。

的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①然考《玉烛宝典》卷五引《荆楚岁时记》“斩新竹笋为筒粽”一条,卷十二引“此戏令人生离”一条,“以黄犬祭之”一条,^②今本《荆楚岁时记》此三条乃皆在注中,《玉烛宝典》引此三条于正文,此必宗懔原文,混淆入注。

余嘉锡先生在其考证中指出:“《艺文类聚》、《初学记·岁时部》引此书,皆正文与注相连,不加分别,惟《太平御览·时序部》引用尤多,正文作大字,注文则作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极为明晰”^[12],笔者回查原书,发现引用的情况与余嘉锡先生有所出入,《太平御览》之所以引用较为明晰,乃因其多只引宗懔原文,而鲜少引用杜公瞻之注,另《初学记》的引用方式亦并未如余嘉锡先生所言之混乱。《荆楚岁时记》原本久亡,今本乃明人自类书中辑出,而检阅未周,缺漏百出。四库本及秘笈本,于“立春”条注中出现宋人郑毅夫的诗句,考《事文类聚》卷六、《岁时广记》卷八均引此诗,入“荆楚岁时”条下。可见,这是辑书之人未分清各条撰写的年代,而只因人“荆楚岁时”条之下,就武断地将其置于《荆楚岁时记》原书之注中,可见此书之无善本明矣。

二、《荆楚岁时记》的流传简考

《荆楚岁时记》在唐初已有较大影响^[13]。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的《艺文类聚》不仅在书中列出与天地州郡并行的“岁时”门类,而且对《荆楚岁时记》多所征引,这是《荆楚岁时记》作为书名在后代文献中首次出现。其后,徐坚的《初学记》(成书于唐玄宗时代)亦在“岁时”部中大量引述《荆楚岁时记》的有关节俗内容。令人费解的是唐初撰修的《隋书·经籍志》却未明确著录《荆楚岁时记》,笔者认为《隋书·经籍志》可能已收入宗懔集中,无须另外注明,因为《隋书·经籍志》中有“后周仪同宗懔集十二卷并录”的记载。《荆楚岁时记》在唐朝时已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是毫无疑问的。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入日本,在天平胜宝五年(753)就有日本人参照《荆楚岁时记》写成风俗记事的勘奏文。

在中国本土的史籍著录中,最先明确著录《荆楚岁时记》的是后晋刘昫的《旧唐书·经籍志》,在该书杂家类中有:《荆楚岁时记》十卷,宗懔撰。又二卷,杜公瞻撰。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农家

类: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从新旧唐书著录情况看,在唐代《荆楚岁时记》有两种版本:一个是宗懔的原本,另一个是杜公瞻的注本,二者并行于世。入宋以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杜公瞻注本合而为一。王尧臣、欧阳修的《崇文总目》、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只著录《荆楚岁时记》,卷数多则六卷,少则二卷,一般都署名宗懔撰,杜注本已融进宗懔原书,因此无需再提杜注本。只有郑樵在《通志略》月令类明白地记录:《荆楚岁时记》二卷,宗懔撰,杜公瞻注。

一度在宋代为人广泛征引的《荆楚岁时记》入元以后寂然无声。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文化平民化的趋势,刻书业兴旺起来。为了适应这一社会需要,书商开始翻印古籍,一些文化人也借此对亡佚名著进行辑佚整理。从现存的明辑佚本看主要有万历年何允中辑《广汉魏丛书》本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两种,另有《淡生堂余苑》本及日本钞本。

清代以来,普遍沿用的是《广汉魏丛书》本,其下有3个分支:一是明辑清刻《五朝小说》本,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扫叶山房石印《五朝小说大观》本;二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光绪二年(1876)《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光绪六年(1880)《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影印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其后又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旧小说》本;三是清嘉庆年间刻《广汉魏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清代出现的新辑本为《庐山精舍丛书》本,湖南善化人陈运溶根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太平御览》3部类书所引述的《荆楚岁时记》内容辑成新本,但他见书太少,仍有较多遗漏。

(下转第124页)

① 在《荆楚岁时记》的流传过程中,隋人杜公瞻有着突出的贡献。隋大业中,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二》),此条所记载之内容,据笔者推测,是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作注刊布的现实动因。杜公瞻乃是有家学渊源的渊博之士,他遵循宗懔文献溯源的方法,结合北地风俗对全书进行全面的注释与补正,使本书民俗记述更具有历史的层次及地域特点,正如守屋美都雄《荆楚岁时记解说》中评价的:“把荆楚一个地方的风俗志变为联系中国古今的、横亘于整个中国地域的风俗资料集成”。

② 《玉烛宝典》卷五载《荆楚岁时记》云民斩新竹笋为筒粽,卷十二载《荆楚记》俗云此戏令人生离,有物忌之家废不修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玉烛宝典》第419页),卷十二亦载《荆楚记》云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牛(中华书局1985年版《玉烛宝典》第421页)。

D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pursuit of psychology

JIANG Yong-zhi¹, BAI Xiao-li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Inner Mongolia, China; 2. Institute of Ethnic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The divers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The unlimited extent of psychology research vision and more and more branches of psychology have promoted deep study on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which is helpful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human psychology, but simultaneously brings the crisis of scientific approval. In the context of diversity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 future shape of psychology will undoubtedly become a good way to solve conflicts and crise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Key words: psychology; diversity; scientific; future shape; reality confused

(上接第 114 页)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余嘉锡先生对《荆楚岁时记》的考证虽细致,但尚有讹误。其考《梁书·元帝本纪》及《南史·元帝本纪》的结论虽然与最终结论一致,但如果结合宗懔个人的传记记载则更好,而在考证“宗懔为梁人”、“张骞天河见织女”二事时多有讹误及推演之嫌,尤其在阐述《荆楚岁时记》引《玉烛宝典》一书的阐释时尤甚。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整理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4]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余嘉锡. 四库全书提要辨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欧阳修. 唐书·艺文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王尧臣. 崇文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脱脱. 宋史·文艺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焦竑. 国史经籍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1]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萧放. 《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及版本源流考述[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8(2): 98-102.

Investigation of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Record of Jinchu District*

WANG Ying

(School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dose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Record of Jinchu District* using the basic method of Philology, trying to perfect its philological background. A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 of *Record of Jinchu District* with that of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made with an attempt to confirm its authenticity so as to put the origin of the writing of *Record of Jinchu District* into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n, a clear and concise description of historical transmission is given.

Key words: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Record of Jinchu District*; ZHANG Qian see weaver; origin of the writing